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三回 假風雅當筵呈醜態 真義俠拯人出火坑

當下我兩人走到樓上，入到房中，趙小雲正和眾人圍著桌子吃西瓜。內中一個方伏廬是認得的。還有一個是小雲的新同事，叫做李伯申。一個是洋行買辦，姓唐，表字玉生，起了個別號，叫做嘯廬居士，畫了一幅《嘯廬吟詩圖》，請了多少名士題詩；又另有一個外號，叫做酒將軍。因為他酒量好，所以人家送他這麼一個外號，他自己也居之不疑。當下彼此招呼過了，小雲讓吃西瓜。那黃銀寶便拿瓜子敬客，請問貴姓。我擡頭看時，大約這個人的年紀，總在二十以外了；雞蛋臉兒，兩顴上現出幾點雀斑，搽了粉也蓋不住；鼻樑上及兩旁，又現出許多粉刺；厚厚的嘴唇兒，濃濃的眉毛兒；穿一件廣東白香雲紗衫子，束一條黑紗百褶裙，裡面襯的是白官紗褲子。卻有一樣可奇之處，他的舉動，甚為安詳，全不露著輕佻樣子。敬過瓜子之後，就在一旁坐下。他們吃完了西瓜，我便和伏廬說起那《四裔編年表》，果然錯得利害，所以我也無心去看他的事跡了。他一個年歲都考不清楚，那事跡自然也靠不住了，所以無心去看他。伏廬道：「這個不然。他的事跡都是從西史上譯下來的。他的西曆並不曾錯，不過就是錯了華曆。這華曆有兩個錯處：一個是錯了甲子，一個是合錯了西曆。只為這一點，就鬧的人家眼光撩亂了。」唐玉生道：「怎的都被你們考了出來，何妨去糾正他呢？」伏廬笑道：「他們都是大名家編定的，我們縱使糾正了，誰來信我們。不過考了出來，自己知道罷了。」玉生道：「做大名家也極容易。像我小弟，倘使不知自愛，不過是終身一個買辦罷了。自從結交了幾位名士，畫了那《嘯廬吟詩圖》，請人題詠，那題詠的詩詞，都送到報館裡登在報上，此刻那一個不知道區區的小名，從此出來交結個朋友也便宜些。」說罷，呵呵大笑。又道：「此刻我那《吟詩圖》，題的人居然有了二百多人，詩、詞、歌、賦，甚麼體都有了，寫的字也是真、草、隸、篆，式式全備，只少了一套曲子。我還想請人拍一套曲子上頭，就可以完全無憾了。」說罷，又把題詩的人名字，屈著手指頭數出來，說了許多甚麼生，甚麼主人，甚麼居士，甚麼詞人，甚麼詞客，滔滔汨汨，數個不了。

小雲道：「還是辦我們的正經罷。時候不早了，那兩位怕不來了，擺起來罷，我們一面寫局票。」房內的丫頭、老媽子，便一迭連聲叫擺起來。小雲叫寫局票，一一都寫了，只有我沒有。小雲道：「沒有就不叫也使得。」玉生道：「無味，無味！我來代一個。」就寫了一個西公和沈月英。一時起過手巾，大眾坐席。黃銀寶上來篩過一巡酒，敬過瓜子，方在旁邊侍坐。我們一面吃酒，一面談天。我說起：「這裡妓院，既然收拾得這般雅潔，只可惜那叫局的紙條兒，太不雅觀。上海有這許多的詩人墨客，為甚麼總沒有人提倡，同他們弄些好箋紙？」玉生道：「好主意！我明天就到大吉樓買幾盒送他們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不好。總要自己出花樣，或字或畫，或者貼切這個人名，或者貼切吃酒的事，才有趣呢。」玉生道：「這更有趣了。畫畫難求人，還是想幾個字罷。」說著，側著頭想了一會道：「『燈紅酒綠』好麼？」我道：「也使得。」玉生又道：「『騷人韻士，絮果蘭因』，八個字更好。」我笑道：「有誰名字叫韻蘭的，這兩句倒是一副現成對子。」玉生道：「你既然會出主意，何妨想一個呢？」我道：「現成有一句《西廂》，又輕飄，又風雅，又貼切，何不用呢？」玉生道：「是那一句？」我道：「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。」玉生拍手道：「好，好！妙極，妙極！」又閉著眼睛，曼聲念道：「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。妙極，妙極！」小雲道：「你用了這一句，我明日用西法畫一個元寶刻起來，用黃箋紙刷印了，送給銀寶，不是『黃銀寶』三個字都有了麼？」說罷，大家一笑。

叫的局陸續都到，玉生代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。只見他流星送目，翠黛舒眉，倒也十分清秀。玉生道：「寡飲無味，我們何不豁拳呢？」小雲道：「算了罷，你酒將軍的拳，沒有人豁得過。」玉生不肯，一定要豁，於是打起通關來。一時履舄交錯，劍動釵飛。我聽見小雲說他拳豁得好，便留神去看他出指頭，一路輪過來到我，已被我看的差不多了，同他對豁五拳，卻贏了他四拳。他不服氣，再豁五拳，卻又輸給我三拳；他還不服氣，要再豁，又拿大杯來賭酒，這回他居然輸了個「直落五」。小雲呵呵大笑道：「酒將軍的旗倒了！」我道：「豁拳太傷氣，我們何妨賭酒對吃呢。一樣大的杯子，取兩個來，一人一杯對吃，看誰先叫饒，便是輸了。」玉生道：「倒也爽快！」便叫取過兩個大茶盅來，我和他兩個對飲。一連飲過二十多杯，方才稍歇；過了一會，又對吃起來，又是一連二三十杯。德泉道：「少吃點罷，天氣熱呀。」於是我兩人方才住了。一會兒，席散了，各人都辭去。

一同出門，好好的正走著，玉生忽然「哇」的一聲吐了，連忙站到旁邊，一隻手扶著牆，一面盡情大吐。吐完了，取手巾拭淚，說道：「我今天沒有醉，這……這是他……他們的酒太……太新了！」一句話還未說完，腳步一浮，身子一歪，幾乎跌個筋斗，幸得方伏廬、李伯申兩個，連忙扶住。出了巷口，他的包車夫扶了他上車去了。各人分散。我和德泉兩個回去，在路上說起玉生不濟。我道：「在南京時，聽繼之說上海的斗方名士，我總以為繼之糟蹋人，今日我才親眼看見了。我惱他那酒將軍的名字，時常謔些歪詩，登在報上，我以為他的酒量有多大，所以要和他比一比。是你勸住了，又是天熱，不然，再吃上十來杯，他還等不到出來才吐呢。天底下竟有這些狂人，真是奇事！」當下回去，洗澡安歇。

次日，我估著端甫處的事，一早起來，便叫車到虹口去。只見景翼正和端甫談天。端甫和我使個眼色，我就會了意，不提那件事，只說二位好早。景翼道：「我因為和端甫商量一件事，今日格外早些。」我問：「甚麼事？」景翼歎口氣道：「家運頹敗起來，便接二連三的出些古怪事。舍弟沒了才得幾天，舍弟婦又逃走了！」我只裝不知道這事，故意詫異道：「是幾時逃去的？」景翼道：「就是昨天早起的事。」我道：「倘是出去好好的嫁一個人呢，倒還罷了；只不要葬送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，那就有礙府上的清譽了。」景翼聽了我這句話，臉上漲得緋紅，好一會才答道：「可不是！我也就怕的這個。」端甫道：「景兄還說要去追尋。依我說，他既然存了去志，就尋回來，也未必相安。況且不是我得罪的話，黎府上的境況也不好，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飯，他婦人家坐在家裡，也做不來甚麼事。」我道：「這倒也說得是。這一傳揚出去，尋得著尋不著還不曉得，先要鬧得通國皆知了。」景翼一句話也不答，看他那樣子，很是侷促不安。我向端甫使個眼色，起身告辭。端甫道：「你還到哪裡去？」我道：「就回去。」端甫道：「我們學學上海人，到茶館裡吃碗早茶罷。」我道：「左右沒事，走走也好。」又約景翼，景翼推故不去，我便同端甫走了出來。端甫道：「我昨夜回來，他不久也回來了，那臉上現了一種驚惶之色，不住的唉聲歎氣。我未曾動問他。今天一早，他就來和我說，弟婦逃走了。這件事你看怎處？」我道：「我也籌算過來，我們既然沾了手，萬不能半途而廢，一定要弄他個水落石出才好。只怕他已經成了交，那邊已經叫他接了客，那就不成話了。」端甫道：「此刻無蹤無影的，往哪裡去訪尋呢。只得破了臉，追問景翼。」我道：「景翼這等行為，就是同他破臉，也不為過。不過事情未曾訪明，似乎太早些。我們最好是先在外面訪著了，再和他講理。」端甫道：「外面從何訪起呢？」我道：「昨天那鴛鴦雖然嘴硬，那形色甚是慌張，我們再到他那裡問去。」端甫道：「也是一法。」於是同走到那妓院裡。

那鴛鴦正在那裡掃地呢，見了我們，便丟下掃帚，說道：「兩位好早。不知又有甚麼事？」我道：「還是來尋黎家媳婦。」鴛鴦冷笑道：「昨天請兩位在各房裡去搜，兩位又不搜，怎麼今天又來問我？在上海開妓院的，又不是我一家，怎見得便在我這裡？」我聽了不覺大怒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姓黎的已經明白告訴了我，說他親自把弟婦送到你這裡的，你還敢賴！你再不交出來，我也不和你講，只到新衙門裡一告，等老爺和你要，看你有幾個指頭捱拶子！」鴛鴦聞了這話，才低頭不語。我道：「你到底把人藏在那裡？」鴛鴦道：「委實不知道，不干我事。」我道：「姓黎的親身送他來，你怎麼委說不知？你果然把他藏過了，我們不和你要人，那姓黎的也不答應。」鴛鴦道：「是王大嫂送來的，我看了不對，他便帶回去了，哪裡是甚麼姓黎的送來！」我道：「甚麼王大嫂？是個甚麼人？」鴛鴦道：「是專門做媒人的。」我道：「他住在甚麼地方？你引我去問他。」鴛鴦道：「他住在廣東街，你兩位自去找他便是，我這裡有事呢。」我道：「你好糊塗！你引了我們去，便脫了你的干係；不然，我只向你索人！」鴛鴦無奈，只得起身引了我們到廣東街，指了門口，便要先回去。我道：「這個不行！我們不認得他，要你先去和他說。」鴛鴦只得先行一步進去。我等也跟著進去。

只見裡面一個濃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婦人，穿著一件黑夏布小衣，兩袖勒得高高的，連胳膊肘子也露了出來；赤著腳，穿了一雙拖鞋，那褲子也勒高露膝；坐在一張矮腳小凳子上，手裡拿著一把破芭蕉扇，在那裡扇著取涼。鴛婦道：「大嫂，秋菊在你這裡麼？」我暗問端甫道：「秋菊是誰？」端甫道：「就是他弟婦的名字。」我不覺暗暗稱奇。此時不暇細問，只聽得那王大嫂道：「不是在你家裡麼？怎麼問起我來？你又帶了這兩位來做甚麼？」鴛婦漲紅了臉道：「不是你帶了他出來的，怎麼說在我家？」王大嫂站起來大聲道：「天在頭上！你平白地含血噴人！自己做事不機密，卻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！」鴛婦也大聲道：「都是你帶了這個不吉利、剋死老公的貨來帶累我！我明明看見那個貨頭不對，當時還了你的，怎麼憑空賴起來！」王大嫂丟下了破芭蕉扇，口裡嚷道：「天殺的！你自己膽小，和黎二少交易不成，我們當場走開，好好的一個秋菊在你房裡，怎麼平白地賴起我來！我同你拚了命，和你到十王殿裡，請閻王爺判這是非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一面嚷著，早一頭撞到鴛婦懷裡去。鴛婦連忙用手推開，也嚷著道：「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，他兩個同你一齊出來，你不看見麼？」我聽他兩個對罵的話裡有因，就勸住道：「你兩個且不要鬧，這個不是拚命的事。昨夜怎麼他兩個一同出來，你且告訴了我，我自有主意，可不要遮三瞞四的。說得明白，找出人來，你們也好脫累。」

王大嫂道：「你兩位不厭煩瑣，等我慢慢的講來。」又指著端甫道：「這位王先生，我認得你，你只怕不認得我。我時常到黎家去，總見你的。前天黎二少來，說三少死了，要把秋菊賣掉，做盤費到天津尋黎老爺，越快越好。我道：『賣人的事，要等有人要買才好講得，哪裡性急得來。』他說：『妓院裡是隨時可以買人的。』我還對他說：『恐怕不妥當，秋菊雖是丫頭出身，然而卻是你們黎公館的少奶奶，賣到那裡去須不好聽，怕與你們老爺做官的面子有礙。』他說：『秋菊何嘗算甚麼少奶奶！三少在日，並不曾和他圓房。只有老姨太太在時，叫他一聲媳婦兒；老太太雖然也叫過兩聲，後來問得他做丫頭的名叫秋菊，就把他叫著頑，後來就叫開了。闔家人等，那個當他是個少奶奶。今日賣他，只當賣丫頭。』他說得這麼斬截，我才答應了他。」又指著鴛婦道：「我素知這個阿七媽要添個姑娘，就來和他說了。昨天早起，我就領了秋菊到他家去看。到了晚上，我又帶了黎二少去，等他們當面講價。黎二少要他一百五十元，阿七媽只還他八十。還是我從中說合，說當日娶他的時候，也是我的原媒，是一百元財禮，此刻就照一百元的價罷。兩家都依允了，契據也寫好了，只欠未曾交銀。忽然他家姑娘來說，有兩個包探在樓上，要阿七媽去問話。我也吃了一驚，跟著到樓上去，在門外偷看，見你兩位問話。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，此刻出頭邀了包探來，這件事沾不得手。等問完了話，阿七媽也不敢買了，我也不敢做中了。當時大家分散，我便回來。他兩個往哪裡去了，我可不曉得了。」我問端甫道：「難道回去了？」端甫道：「斷未回去！我同他同居，統共只有兩樓兩底的地方，我便占了一底，回去了豈有不知之理。」我道：「莫非景翼把他藏過了？然而這種事，正經人是不肯代他藏的，藏到哪裡去呢？」端甫猛然省悟道：「不錯，他有一個鹹水妹相好，和我去坐過的，不定藏在那裡。」我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去尋來。」端甫道：「此刻不過十點鐘，到那些地方太早。」我道：「我們只說有要緊事找景翼，怕甚麼！」說罷，端甫領了路一同去。

好得就在虹口一帶地方，不遠就到了。打開門進去，只見那鹹水妹蓬著頭，像才起來的樣子。我就問景翼有來沒有。鹹水妹道：「有個把月沒有來了。他近來發了財，還到我們這裡來麼，要到四馬路嫖長三去了！」我道：「他發了甚麼財？」鹹水妹道：「他的兄弟死了，八口皮箱裡的金珠首飾、細軟衣服，怕不都是他的麼！這不是發了財了！」我見這情形，不像是同他藏著人的樣子，便和端甫起身出來。端甫道：「這可沒處尋了，我們散了罷，慢慢再想法子。」正想要分散，我忽然想起一處地方來道：「一定在那裡！」便拉著端甫同走。

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不知想著甚麼地方，且待下回再記。